



## 專訪劉楚釗醫生南亞海嘯實錄

2005 卷 36 期 1

編委會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日子，正當濃厚的聖誕節氣氛籠罩着世界各地，一場突如其來的世紀大災難洶湧而至……印尼以西海域，棉蘭以西三百三十公里的地震正式為南亞海嘯揭開了序幕，是次地震達黎克特制8.9級，是有史以來第四大的地震。附近的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斯里蘭卡都錄得這次地震。隨之而來的海嘯直捲印尼阿齊省、泰國、斯里蘭卡等地，樓房倒塌，屍橫遍野，家破人亡只是閃瞬間的事，一條條活生生的生命，一個個美好家園都逐一被巨浪吞噬，海嘯所造成的影響實在無從估計，印尼海嘯死者和失蹤人數逾二十三萬人，在泰國遇難的亦達五千二百多人，受影響的災區死傷枕籍。現時已遇難的港人有十二人，失去聯絡的亦有二十九人，情況令人痛心。海嘯過後所帶來的問題更是逐一湧現，二百萬人將跌下貧窮線，單是受災國的漁業損失已達五億二千萬美元，再加上孤兒、瘟疫等問題，情況實在令人憂心。

隨隊出發前往泰國布吉的劉楚釗醫生，八二年畢業於港大醫學院，現職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急症科顧問醫生及部門主管，同時亦是飛行服務隊高級航空醫生。劉醫生曾於〇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前赴香港旅行團發生嚴重車禍的台灣九份，協助香港死傷者及其家屬處理善後。在台灣九份車禍中，劉醫生需要來往有二十多名傷者留醫的三間台灣醫院，為傷者評估傷勢，向他們提供專業的醫療意見，並需快捷而有效率地安排傷者返港。他表示：「比較兩次災難，性質其實不大相同。但由於這次海嘯不知有多少人死傷，感覺與東區醫院內所見、台灣九份車禍不可同日而語。上次九份車禍的情況比較簡單，容易找到傷者，但今次災情卻嚴重多了，傷者分散各處，所以九份車禍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由於香港並沒有一個緊急的災難救援架構，無論是台灣九份的旅遊巴士事件，或是今次的南亞海嘯災難，香港特區政府所派到災區支援的小組都是緊急組成的。而劉醫生就是被選中的其中一名成員。劉醫生指出，

自台灣九份車禍後，醫院管理局便開始籌備一個緊急應變小組及有關對策，誰知在小組成立之前，又是另一場大災難的降臨。在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晚上，香港特區政府得知海嘯的發生，第二天便派出入境處職員到泰國了解災情，隨後更籌組一隊支援隊，並作出有關準備。由於劉醫生是東區醫院的急症室主管，經常要處理不同種類、大小的意外，有豐富的經驗，而且災難應變亦是急症室的工作範圍，所以他便被邀請參與這次的救災活動。

劉醫生與另外兩名醫生，三名護士，還有臨床心理學家便準備好一切等待進一步的指示。在災難發生後的頭數天，三十多個到泰國的香港旅行團都先後報告無港人在海嘯中失蹤的消息，所以救援小組只是按兵不動。正當眾人準備解除裝甲之際，關於港人失蹤的消息連綿不斷，香港特區政府和醫院管理局協商後便決定派劉醫生的小隊到泰國布吉支援受災的港人。他們在二十九日接受防疫注射（傷寒）等後，便出發到布吉。當談到出發前的顧慮，劉醫生在決定參與這次救災活動之時，曾擔心疫症蔓延、食水供應、餘震等問題，要下決定亦不像參與台灣九份事件時那般容易，所以他在出發前曾致電身在泰國的香港入境處職員詢問當地災情和食水狀況，希望使自己及家人安心。他還攜帶了蚊怕水、蚊膏、淨水丸等以備不時之需。

劉醫生指出，今次是首次派出心理學家同行，主要是擔心可能有港人在事件中心理受影響，因為面對世紀浩劫，傷者即使傷勢不重，心理上可能也難以平復。劉醫生在當地除了為香港傷者提供醫療援助外，還為死傷者的家屬提供心理輔導。救援隊的另一個任務是為其他前往災區工作的香港同事，包括保安科人員、警員、入境處的工作人員、民安隊隊員等，提供心理及生理上的協助，因為港府派出百多人前往災區，難免會有人患上感冒、腹瀉、甚至眼疾。劉醫生表示，他們這一趟的目的，是處理生還者的事務，所以如非必要，也不會到那些停屍的地方。但如果家屬要求，必定會陪同前往。這次劉醫生的工作，並非國際性救援，主要是服務港人。而他們提供心理輔導的地點，通常會選擇支援中心或失蹤者親友下榻的酒店，絕對不會在停屍的地方進行輔導。很多時保安科人員、一名醫生、再加上一名護士及一名臨床心理學家，會一同接見

失蹤港人的親友和傷者，因為這樣便能提高效率。有時候一些香港人會認為心理學屬於冷門學問，並認為指引他們如何取身份證，或替死者拿取死亡證，才是真正幫到他們，所以開始時會不大願意接受心理學家的輔導。但及後，家屬對找回失蹤親友的希望變得越來越渺小，內心變得越來越軟弱的时候，便會發現心理學家所提供的輔導對他們的幫助很大。開解家屬、協助他們接受現實，是這次劉醫生及醫療隊伍前往災區最重要的職責之一。

另外劉醫生表示，雖然災區處處充滿了淚水和沉重的心情，卻也處處顯露着溫馨，特別是泰國及世界各地的人，不分你我，不分種族，互相幫助，為的是拯救生命。劉醫生特別表揚泰國政府在這次海嘯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指出當地的指揮中心不但要處理死傷者，還要照顧來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員和物資，有一定的難度，但是泰國政府處理得宜，加快了救援的效率。當地的指揮中心位於一個會堂，就如香港的立法會般，每個國家都有官員派駐會堂，方便災民接洽自己國家的代表及辦理有關手續。這個室內的指揮中心更提供免費的上網和長途電話服務，如有重要的宣佈或會議，又提供一間很大的會議室予各國參與工作，例如DNA的樣本處理等。會堂的出面是一個露天公園，方便直升機升降，旁邊紮了很多帳幕，方便災民接洽各國翻譯員，這又解決了言語不通的問題。會堂門口的壁報板全都貼滿尋親者的尋人啓示，劉醫生說：「看見壁報板上的相片，有的是蜜月，有的是旅行，全都是開心的面孔，但其後腦海中卻會想到他們現時身在何方，感受很深……而不遠處背面的另一塊壁報板就放滿了屍體的照片，當了醫生二十多年，從未試過經歷這麼大的對比。」劉醫生又表示，在出發之前，他曾擔心過食水安全的問題，但到達後發現泰國政府已為救援人士準備了一箱又一箱的樽裝蒸餾水，又有志願人士在旁不斷燒雞做飯，提供給有需要的人士，這更突顯泰國政府安排的完善。除此之外，劉楚釗醫生更是非常欣賞當地人民的無私和團結的精神，他指出有些泰國居民從曼谷長途跋涉駕車到災區充當司機，希望為這次災難出一分力，又有一些穿了校服的中、小學生在指揮中心來來往往，到處幫忙清理垃圾。劉醫生表示，有一次，他跟同事工作至深夜，到他們想回東岸的酒店休息時，已沒有志願團體提供的交通服務，一名青年見狀，便帶他們去找警察，結果那警察截停了一輛

途經的車輛免費送他們回酒店，劉醫生更強調那名被截停的司機並未因此而憤怒，反而，當他一知道劉醫生等人是專程到泰國的救援人士後，就非常樂意地伸出援手，可見當地民風樸素。

劉醫生一再重申在這次海嘯事件中，泰國政府功不可沒，全因泰國政府完善的安排，促使救援人士能安心協助救災。劉醫生坦言，假若當初他是首批被邀請到印尼協助的隊伍，他相信自己未必會這麼決斷地接受這個任務，始終他有自己的家庭，也要為家人着想。

除了災情的嚴重外，此行令劉楚釗醫生難忘的事還有很多。有一次，他跟同事工作途中經過一間廟宇，當地的工作人員便帶他們到廟宇旁的一攤檔吃飯，由於當時的廟宇大多用作停屍的地方，大家當時心裏都不太願意，最後便在數條街外的餐廳快快吃完便走。在這次救援行動中，劉醫生更體會到港人實在非常勇敢。他們帶備水鞋，準備到災區或沙灘尋找死者，又帶備數碼相機，在尋找自己親人的同時，拍下一些貌似港人或亞洲人屍體的照片，再交給入境處，希望略盡綿力，幫助其他人認領屍體，可見港人互助的精神。劉醫生說，即使看慣屍體的他，當見到一張張被拍下的照片，心中也有點不寒而慄。但對作為非醫護人員的普通市民來說，能有這種膽量，實在令人敬佩。而劉醫生每次想到生還者憶述親眼目睹失去親友，但又愛莫能助的時候，心中都不禁悲從中來，心情非常沉重。劉醫生認為，這次災難令香港政府獲益良多，不但能從泰國政府對突發事故的處理手法借鏡，亦能警惕我們必須認真計劃，為將來發生類似突發性事故做好準備。